

半生独臂 一身许国

——新中国首次授衔的10位独臂将军

□ 王明哲

学习时报11月7日刊发《远去的将帅，永恒的星光——新中国首批授衔的将帅皆去了……》长文，引起强烈反响。文中提到在新中国首批授衔的将帅中有10位独臂将军。许多读者以各种方式表达愿望，希望学习时报能进一步介绍他们事迹。为此，我们约请作者再写此文。

——编者

1944年，延安南泥湾，美国记者哈里森·福尔曼拍下了两张引起轰动的照片：一张题为“三个八路军机枪手”，最左边的是独臂重机枪手左齐，他在11年后的新中国首次授衔中被授予少将军衔；另一张照片中，左齐面对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，以及被截肢的右臂，脸上写满了自信与自豪。这两张照片打破了外界对延安、根据地的新闻封锁，也让世人重新认识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武装，他们原来是这样鲜活的一群人，乐观、自信、坚韧、顽强。

像左齐这样的独臂将军，1955年授衔的将帅中共有10位。其中，上将2名：“共产党人的硬骨头”贺炳炎、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位独臂将军彭绍辉；中将2名：“是个帅才”的余秋里、两次被误开追悼会的晏福生；少将6名：一枪撂倒日军中将的彭清云、“左手舞龙蛇”的军中秀才左齐、鲜血染透党证的陈波、断臂残腿的童炎生、团职将军苏鲁、舍身举爆手榴弹的廖政国。

毛泽东曾感言：“中国从古到今，有几个独臂将军？旧时代是没有的，只有我们红军部队，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独特人才！”虽然“这样的独特人才”对今天的多数人来说比较陌生，但是当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，他们的面孔依旧那么鲜活，事迹令人久久感怀。

（一）

“少小革命即为家，南征北战渡生涯。浴血疆场灭顽敌，只膀独臂把敌杀。”戎马一生，战功赫赫，半生独臂，一身许国，是10位独臂将军的共同写照，他们每一位的人生都跌宕起伏、可歌可泣。

贺炳炎16岁参加革命，年龄小、个头也小，但胆略过人，强悍顽强，舍生忘死。他从喂马、送信开始，19岁当团长、21岁当师长、34岁当纵队司令，成长为我军崇敬、敌人胆寒的一名虎将。他自幼习得一手好刀法，有“万夫不当之勇”，单枪匹马闯进敌阵捉俘虏，赤手空拳冲入敌群夺钢枪，先后负伤11次，却笑言：“敌人的子弹没劲，打在身上软不塌塌的，没什么了不起！”战场上他善打头阵、以命相搏，“烧火棍也能当机关枪使”，以至于凡遇险仗、恶仗，不论他是否在身边，贺龙都习惯喊一句“贺炳炎，上！”他截肢后，贺龙特地要了两块锯下的碎骨头，用布包起来，时常拿来教育干部、激励部队：“看看，这就是贺炳炎的骨头，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骨头啊！”他在几十年的枪林弹雨中为革命淌干了血和力气，于1960年7月1日溘然辞世，年仅47岁，成为共和国第一位离世的上将。贺龙闻讯悲伤不已、久久不能释怀，亲送挽联“卓越功勋传千秋，革命精神永长存”。

彭绍辉生于湖南湘潭瓦子坪，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“真老乡”。他从小给地主放牛、当长工，20岁参加农民协会，给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马日事变后毅然离开家乡去找毛泽东，次年参加平江起义，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军人，此后一生忠诚拥护毛泽东，曾因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差点被枪毙。他英勇善战、指挥靠胆，先后担任中队长、队长、大队长、团长、师参谋长、师长，5年间6次负伤，仅重伤就达4次，右腿中弹，左臂截肢，下颌骨碎，住院期间苦学独臂打绑腿、骑马等军事动作，坚持要留在部队工作。后继续活跃在战场一线，担任团长、旅长、纵队司令员、军长等，率部参加反“扫荡”和百团大战，参与指挥吕梁、汾孝等战役，挥师西进，转战陕南，进军川北。在解放战争和剿匪作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。他文武双全，新中国成立后受命组建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并任校长，协助叶剑英组建军事科学院并任副院长，1969年任中央军委委员。

余秋里出身贫寒，15岁参加红军，长征途中打头阵，作战英勇两度负伤，手臂骨折不下火线，拖着伤臂爬雪山、过草地，6个月后才得到截肢救治。他实事求是、注重创新，总结发明的练兵、整军方法受到毛泽东高度肯定并在全军推广，赞誉其“是个帅才”。他带出的连队作战137次、涌现出刘四虎等15名战斗英雄，先后被授予“硬骨头六连”“英雄硬六连”荣誉称号，是全军唯一一个两次被授予荣誉称号的连队。他天庭饱满、眉宇刚毅，虽断左臂但雄风不减、大气纵横，44岁被毛泽东力



三个八路军机枪手（哈里森·福尔曼摄于1944年）

排众议任命为石油工业部部长，为我国摆脱贫油国面貌作出突出贡献，后担任副总理、总政治部主任，一生敢讲真话、两袖清风，许多佳话流传至今。

晏福生生于习武世家，少时臂力过人、号召力强。17岁到安源煤矿当矿工，深受毛泽东、刘少奇等人影响，自觉用马列主义点亮了人生暗夜、开启了一生戎马。他机智过人、英勇无畏，连续参加五次反“围剿”，两次战场“光荣牺牲”，被悲痛万分的战友两次误开追悼会。大难不死的他，最终经萧克安排得到医治。此后，他独臂参加南泥湾大生产，两次被评为“生产英雄”，得到毛泽东亲笔题词奖励。他率部浴血黑山阻击战，挺进湘西剿匪建奇功。萧克评价他是“九死一生，矢志革命！”

陈波的革命生涯从红军被服厂开始，他曾是张国焘、徐向前的党支部书记，长征前夕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并领取了党证，从此一生珍藏。如今，这张党证陈列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，紧挨着毛泽东、朱德的党证并排展览，成为我们党红色基因宝库中永放光芒的一件稀世珍宝。党证四寸见方、白布黑字，片片汗渍早将白布漂黄，斑斑血迹又使黄中呈褐，上面的血迹正是他失去的右臂所染。当年，陈波怀揣着这张党证，穿越千里封锁线，走过崎岖坎坷的长征，转战甘南、宁夏、陕西，历经百团大战及辽沈、平津战役的戎马倥偬，他失去一条手臂，留下两条无法弯曲的残腿，却始终不曾丢掉这张鲜血染透的党证。

彭清云12岁投身革命，15岁加入红军。战争年代他屡建奇功，16岁带队缴获红六军团史上首门大炮，长征途中为部队找粮严守纪律险送命，桑干河畔百步穿杨一枪撂倒日军中将，独臂后驰骋疆场雄风不减，一直战斗到抗美援朝结束。和平时期他兢兢业业，担任总参三部政委、通信部政委等职，为子孙后代留下半个多世纪戎马生涯的“精神遗产”。张震赞赏曰：“独臂举烽火，壮心照后人”。

苏鲁15岁到长沙跟着王震一起做苦力，1927年加入红军队伍。他勇猛刚毅、不避牺牲，哪里危险冲在哪里，每逢战斗难解难分，总是大喊一声“让我看看去”就杀向前沿阵地，这一习惯让他在太原战役中失去了右臂。苏鲁一心革命、淡泊名利，精简简政中几番让贤，长征前已是红六军营长的他，直至全国解放依旧是副师职。1955年拒绝离职休养，自请降职担任仓库库长，在团职岗位上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左齐曾是小学教员，在红军中担任师部文书时就坚持写日记、代笔写家书、教战友识字，被大家亲切地誉为“左先生”。他一心革命，在被诬为“AB团”受到逮捕关押、刑讯逼供时，始终坚持要“跟着红军走”，历时两年多才得以彻底平反。失去右臂后他斗志不减，左手执笔、拿枪、骑马、征战。南泥湾垦荒中被评为模范，受到毛泽东的表扬。新中国成立后率部翻越祁连山、过大沙漠，扎根新疆一千20年，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情谊。

童炎生放牛娃出身，作战骁勇、敢打敢冲，5次反“围剿”中先后3次参加敢死队，在艰苦卓绝的湘赣边游击战争中担任游击队长，是湘赣红军中的一员骁将。他一直坚持在

最前线指挥作战，额头中弹、左腿炸伤、左膝中弹、手掌炸飞，两度截肢、臂腿皆残但矢志不渝，生动践行着铁军精神。不论当军事干部，还是做政治工作，童炎生都始终以“脑壳上要刻着三个字——当模范”要求自己，一生艰苦朴素、心系国家。

廖政国17岁参加红军，两过雪山、三过草地，延安抗大毕业后参加新四军转战。他胆略过人、善出奇招，26岁就带百十号人横渡吴淞江，奇袭日军重兵把守的虹桥机场并烧毁飞机4架，创造了小分队突袭城市核心目标的典型案例。失臂后，他依然纵横疆场。豫东战场上他挥师穿插、迂回掏心，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得国民党军溃不成军；朝鲜战场上他沉着应战、冷静指挥，用爆破战术炸得美军机械化部队丢盔弃甲；解放一江山岛及大陈岛的战斗后，他呕心沥血布海防，用现代化理念建设部队，一生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爱戴尊敬。

（二）

每一条断臂背后，都是一部战斗的传奇。既有骁勇征战的烽火狼烟，又有舍己救人的义无反顾，也有不怕牺牲的慷慨无畏。

长征瓦屋塘战斗，22岁的师长贺炳炎亲自到第15团督阵指挥，在敌即将突破我军阵地的危急关头，他不顾个人安危，一把从战士手中夺过机关枪，对着敌人猛烈扫射，但敌从侧翼打来的机枪子弹击中右上臂，顿时被重重击倒，血流如注。后检查发现右大臂骨全部被子弹击断，成了骨肉泥，仅存一块皮与肩关节下端相连。草台岗战斗中，两军短兵相接，对垒相持不下，师长彭绍辉身先士卒，亲自率部打冲锋，经过一番激烈鏖战我军拿下露雳山，并重伤敌第11师师长萧乾，打赢了第四次反“围剿”的关键一仗。然而追击溃敌时，两颗子弹连续击中彭绍辉左臂，臂骨被击成几截。桑干河畔的伏击战，教导员彭清云一眼发现一个日本胖军官，正躲在汽车后轮旁、挥着战刀指挥敌军顽抗。作为全团有名的“神枪手”，他目测了一下距离，伸手向战士要来一支“三八大盖”，瞄准后只一枪，胖军官应声倒地，日军顿时阵营大乱。事后才得知，被击中的胖军官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常冈宽治中将。随即彭清云带领战士向谷底日军冲杀过去，混乱中为掩护战友，不幸被子弹打穿右肘关节。左齐也是在伏击日军时受伤，1938年明铺伏击战，我方倚重的唯一挺重机枪突然哑火，机枪连指导员出身的团参谋长左齐飞身跃下战壕，快速排除了故障并向敌人猛烈开火。激战中左齐右臂中弹，听到有人喊“参谋长受伤了！”还有战士救他、拉他，他才发现自己的右手抓不住枪、满手鲜血，随后陷入昏迷。解放太原时，我攻击部队在红房子据点遭遇敌顽固阻击，47岁的副师长苏鲁焦急万分、主动请缨，亲率突击排进入前沿阵地，突击排长在排除了两颗地雷后意外踩中连环雷，不少战士当场牺牲，苏鲁的右臂被炸得筋断骨折、血肉模糊。

乌蒙山回旋战中，团长成本兴起身察看地形却被敌机枪手瞄准，千钧一发之际政委余秋里大喊一声“危险”，随即用左手拉回团长，



左齐

自己的左臂却被子弹击中。简单包扎后，余秋里继续投入战斗，然而伤臂再次被击中，直打得骨穿皮肉、筋腱外露。甘肃罗家堡，师政委晏福生正指挥部队突围，国民党军飞机俯冲轰炸，一颗炮弹在他身边落地爆炸，弹片几乎割断了他的右臂，鲜血横流。警卫员赶紧冲上来营救，晏福生眼见敌人越聚越多、形势危急，心中不忍连累大部队，他用左手艰难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密电码本递给警卫员，随后挣脱搀扶，纵身跳下旁边的陡坡。黄桥战役后，团长廖政国率部缴获一批新型手榴弹，为弄清构造性能和使用方法，重技术、爱钻研的他带着修械所长研究了半天也不得要领，于是决定独自拆解作深入研究。结果螺丝刚刚拆下，手榴弹就冒出白烟，此时还有时间把手榴弹投出去，但屋里是团政委，院子里是正在操练的官兵，刹那的郑重抉择后，廖政国抓着手榴弹任其在手中爆炸。

抗日战争时期武器弹药极度匮乏，简陋的黄帝洞兵工厂里，陈波在讲解滚雷的使用方法，随后抱起一只西瓜大的滚雷做示范，待大家进入安全区域后，他熟练地开始操作，下蹲、隐蔽、按雷、擦火，然而不合格的滚雷一触即发，陈波倒在血泊之中，他的左臂炸断、双腿炸伤。1944年，部队在讨伐“税警团”的战斗中缴获大批杀伤力极大、落地即炸的土造手榴弹，为了掌握使用方法，童炎生不顾警卫员的阻拦，走到一个斜坡旁进行实弹试投，不料手榴弹提前爆炸，将他的整个右手掌全部炸飞。而早在1932年，童炎生的左腿就被国民党的轻化学炮弹炸得腿骨外露，当时条件下，只能随便采了一些草药敷上，伤势刚有所好转，左腿又在另一次战斗中被子弹打中，伤口再次溃烂，他强忍剧痛剪去烂肉，自此这条腿就瘸了。

（三）

英雄也是血肉之躯。在那个战火纷飞、缺医少药的动荡年代，敌人的围追堵截，简陋的治疗环境，他们在断臂过程中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煎熬与痛苦，他们个个都是刚毅顽强的钢铁硬汉。

余秋里左臂两度中弹，屡次贻误，负伤半年之后才得到救治。他本人回忆：当时辗转行军、与敌周旋，伤口发炎腐烂，止痛只能浸到冷水里泡一泡，或用湿毛巾敷。过草地时，有一段无法换药，等有医生查看，伤口已经腐烂生蛆，只好用镊子将蛆一个一个夹出来，再用盐水洗清。他拖着伤臂翻越雪山、蹚过草地，煎熬了192个日日夜夜，直至到达甘南才得到治疗。手术醒来他说的第一句话是“这一觉睡得真香啊！”晏福生大难不死，跳下陡坡后被野果树枝拦阻，意外滚落到一个土窑洞旁，旋即失血昏迷。后为老乡所救，历尽艰辛追上部队，得到红四方面军卫生部部长苏劲光的诊治，但右臂终因治疗不及时而被迫截去。

童炎生截肢的第二天，就拒绝喂饭，强忍疼痛练习左手拿筷子。他杀敌心切，不到一个月就赶回了部队，结果伤口感染病情加重，只好做了第二次手术，截去了右臂。贺炳炎受伤后同时罹患急性肺炎，需要马上手术。他担心

以后无法打仗，拒不同意，竟要和医生拼命。但当时部队正在转移，贺龙正亲率部队打阻击为手术争取时间，他只好含泪同意。受条件所限，在两条长木凳、一块门板搭起的手术台上，医生贺彪用一把板型锯完成了手术。术后注射吗啡止疼，贺炳炎担心影响打仗，拒绝不用，疼得满头大汗时就把毛巾塞进嘴里咬，几天后毛巾竟被咬得稀烂。彭绍辉被送进红军医院时，已因伤重昏迷，在彭德怀的请求下，医生千方百计想保住他的手臂，但试了3次都未成功，只得决定截去左臂。自此，他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位独臂将军。

彭清云受伤后，被送往三五九旅休养所抢救，由于设备简陋、医药奇缺，只做了简单的清洗包扎。几天后伤臂感染肿胀、腐烂冒血，止血又导致肌肉坏死，旅长王震请来正在前线的白求恩大夫为他治疗。白求恩想要最大限度保留手臂，无奈伤情恶化，前后锯了4次，最后无奈从腋窝处锯下整个右臂。手术中彭清云失血太多，白求恩献出自己的血，才保住他的性命。左齐也得到了白求恩大夫的救治。他受伤后随大部队转移，经过三天跋涉才回到旅部。等在那里的白求恩看到伤臂就发起了火，原来止血带捆得太紧、时间太长，导致整个右臂发黑、坏死，如不立即切除，容易引发败血症危及生命。就这样白求恩连夜为左齐做了手术，从右肩关节处切断，伤口如碗口大。

（四）

10位独臂将军的断臂背后，是战争的残酷和无情。他们失去手臂时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9岁，年龄最小的彭清云当时仅20岁。他们经历了非人所能及的肉体折磨和死亡威胁，最终战胜了死亡、战胜了苦难，同时也战胜了自己，在以后的人生里创造了新的辉煌。

左齐在养伤期间忧愁万分，他回忆是“夜夜炕上闻鸡鸣”，担心以后没法生活、打仗，更担心不能留在部队。后来，老乡的关怀、战友的鼓励、革命的意志逐渐疗愈了他，他开始用左手写字、写诗，“残废？不，我决心作一个残而不废的人！”“大地穿上云的衣衫/洁白美丽的母亲啊/请不要伤心/你又添了一个断臂的儿男……”他自我纾解、倾诉、安慰和激励。伤愈后，他继续纵马疆场、南征北战。几十年后，还练就了一手精湛的左笔书法，他的名字被收入《中国书画篆刻名人录》，1990年的“左齐左笔书法展”上，萧克为他题词：“战争诚无情，左齐失右臂，左手舞龙蛇，别有新天地”。

余秋里与贺炳炎在抗日战争时期再度搭档，分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独立第三支队政委和司令员，他们互相尊重、互相配合，创造了军政干部合作的典范，共同带出了一支威震敌胆、能打硬仗的“一把手”部队。这支队伍在1949年全军统一编制时改编为“全军第一团”，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。

陈波出院后拒绝别人“伺候”，他到太行军区荣军学校任校长，带领100多名缺臂少腿的战友爬山、骑马和单臂射击，还打退了前来搜查的几十名日军。他坚持要求加入“东干团”，千里迢迢到沈阳，只身虎穴当“林冲”，参加打赢了对日作战最后一仗，还出色完成毛泽东秘密出访苏联的安保工作。他是独臂将军中最后离世的一位，2009年去世时101岁。

彭清云到了朝鲜战场，还经常给战士们讲白求恩为自己输血、做截肢手术的生动故事，对部队官兵进行国际主义教育，在他的带领下，第一四一师上下掀起了为朝鲜人民做好事的热潮，诞生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、中国人民志愿军“爱民模范”罗盛教。他还写下一首怀念白求恩的诗：“血脉勃勃五十载，长忆英雄白求恩。逝者已矣生者老，满江春水满江红。”晚年的彭清云，还能几乎一字不差地背诵毛泽东《纪念白求恩》一文，他感慨是白求恩给了他第二次生命。

……

丹心照日月，独臂建奇勋。这群地地道道的“红小鬼”，他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与命运顽强抗争。他们用残缺的身躯，一肩担起了家与国的重任。他们的故事永远都不会过时。他们的名字将永远璀璨地闪耀在历史的长空。

（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上校副研究员）